

# 臺灣義民抗日故事

廖偉棠

臺灣在日據時期的五十年之間，志士義胞不甘作帝國主義「皇民」的編戶細民，抱宗邦之隱痛，揭民族主義之大纛，義不帝秦，奮起反抗，捐軀滴血，碎身沙場，不為利誘，不可勢劫，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實可與日月齊光，本文僅就日據初期臺灣義民的武裝抗日故事，有史料足徵者概述如次。

臺灣義民抗日故事

清祚衰微，外侮頻乘，致召甲午中日戰敗之辱，訂立馬關條約，忍將臺灣、澎湖割讓給日本；臺灣人士聞此噩耗，莫不震驚。雖經當時在北京會試的臺灣舉人連名上書勸阻及以邱逢甲為首的臺灣各界人士電奏清廷勸勿放棄臺灣，光緒帝亦曾說：「臺灣割，則天下人心皆去。」命李鴻章力爭；然臺灣之被犧牲卻已成鐵案，終無法挽回。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中日兩國全權大使在中國境內的芝罘交換和約批准書；全國人心激憤，臺省官民反對尤烈，誓不從日，決心死守。屢經協商，決定自立，擁立時任巡撫的唐景崧為臺灣民主國總統，建元永清，聲明事平之後，仍歸中國；以邱逢甲為團練，招募義民軍二萬，決意與臺灣共存亡。於是揭開可歌可

泣的武裝抗日序幕，愛國志士，犧牲奮鬥，由民族意識的覺醒，發為反抗帝國主義的行動，歷時半世紀；在全省各地洶湧澎湃，真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加以壓制的。

## 唐景崧先揭竿起義

唐景崧於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就任臺灣民主國總統；就任後的第四日即發令部署抗戰。以三貂嶺為第一防線，五月三十日與登陸之日軍在瑞芳遭遇，大敗日軍；但因應戰各援軍無統一領導，人事參差，意見各殊，終於六月一日日軍增至，九份失守，我軍退守基隆。北路統領張兆連率部於瑞芳高地與日軍對峙，六月二日瑞芳陷落，基隆應同知方祖蔭急電唐總統增派援軍；唐總統因無兵將可供派遣，六月三日基隆為日軍攻陷。

唐總統坐鎮臺北，有哥老會首領之一的營兵李文奎發動兵變；景崧因抗戰方急，乃用懷柔手段起用李文奎為緝捕營官，招募民勇一營，命往基隆督戰。李文奎聞基隆失守，急回臺北，統率緝捕營民兵搶奪庫銀，秩序大亂。景崧度大勢已去

，於六月六日微行向滬尾（今淡水）乘德國輪船亞沙號逃往廈門，邱逢甲亦倉皇南下買棹回粵。民主國主持無人，遂告瓦解，歷時僅十三日，猶如曇花一現。然其影響所及，則為嗣後劉永福據南部臺灣阻止日軍南犯，以及各地義民武裝抗日行動之激烈也。

清廷所派交割臺灣全權委員李經方及隨員等人，於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一日乘德國輪船公義號抵三貂角。翌（二）日與日本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所派全權公使水野遵及書記等人在艦上完成交割臺灣手續，李全權委員經方一行即日拔錨回國，向清廷復命。樺山於六月六日登陸基隆，旋派三木大隊長刺探臺北情況，獲悉唐景崧等走脫消息，乃於六月七日未受抵抗占領臺北城。淡水守軍旋即撤退，日本福島大佐軍隊於六月九日登陸淡水，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於六月十一日設司令部於臺北城布政使署，六月十四日樺山總督率屬進入臺北城，六月十七日於巡撫署舉行「總督府」始政式。從日軍登陸至始政式凡二十日，然其時日軍力所及者限於澳底經三貂嶺至基隆，及基隆臺北間沿線附近，距路線稍遠地方及臺

北以南各地正在積極醞釀抗日義舉中。

### 劉永福任軍務總辦

劉永福廣東省欽州人，曾於光緒九年率領黑旗軍與法軍作戰獲諒山大勝，威名大震；光緒二十年奉命督師臺灣幫辦防務。唐景崧就任臺灣民主國總統，永福被推為軍務總辦；迨唐脫走後，永福從旗後遷鎮臺南，籌備軍餉，訓練水陸團勇，擬與日軍抗戰到底。日軍夙知永福驍勇善戰，及見其以臺南為中心點南北調兵布防，甚感憂慮；樺山曾致書永福，勸其解兵回國願以優禮相送未果。及後日軍攻陷新竹，抗日民軍首領姜紹祖戰歿，接着苗栗於八月十三日無何抵抗為日軍所得，八月二十三日日軍攻陷臺中。八月二十八日日軍圍攻彰化，劉永福的幕客吳彭年以一文弱書生自請帶兵往援，劉壯之並命副將李惟義領七星軍同往協助，後與吳湯興等慷慨戰死於八卦山下。十月九日嘉義亦陷，登陸枋寮之日軍又進占鳳山，南北日軍俱已迫近臺南。臺南所受威脅逐日加重，城內久無接濟，抗戰至此已無希望。永福本抱與臺南共存亡之決心，惟經地方紳士苦勸須留有用之身，他日為國家效命，乃忍痛於十月十九日夜微行至安平乘英輪參兒士號離臺內渡。劉走後城內主持無人，於十月二十一日為日軍占領，日軍之南侵於此告一段落。

### 北部義民羣起響應

北部義民之抗日自吳得福等被騙受害以後，在組織上加強控制，嚴守秘密，使日憲兵無法探悉

抗日真情。陣容頗為浩大，臺北有陳秋菊等擁有義民數千名，金包里之許紹文、北投之楊勢、宜蘭之林李成、林大北，以上均各聚義民有千餘名，楊梅之胡阿錦、三角湧之蘇阿力、大料寮之簡玉和均各有義民數千或數百名，各據一方，共推胡阿錦為首；胡於劉永福未離臺時受委北部抗日軍事行動，約定於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大屯山上舉火號起事，對日軍總反攻。然起事前三日，頂雙溪方面之抗日行動為日密探偵悉，日軍乃先發制人，此路首領林李成等義民千餘人不備，倉皇應戰，終於敗北，致全體作戰有失機宜，各路義民均相繼失敗；胡知大勢已去，從中部口岸密渡返故鄉梅縣。此後北部各路抗日首領多以深山為根據地，廣集義民，多聚軍火，俟機再起，惟糧食不足，多告貸於附近居民，殷富大戶頗感威脅，且有不長歹徒，假冒名義乘機勒索，因此熱愛民族之抗日志士被日人與富戶目為土匪，玉石混合，此對抗日工作之進行不無影響。

光緒二十二年以後北部義民之武裝抗日多以游擊戰方式進行，與日軍週旋數年，使日軍疲於奔命，最後不得不改變政策，以招撫代替征剿。光緒二十四年，臺北、桃園、南坎、四堵，前後起義抗日，各路雖皆戰敗，但聲勢盛極一時；後陳秋菊等人向日人歸順，光緒二十五年宜蘭方面聲勢甚大，轉戰數月，於十月二十八日林火旺等集於礁溪出席所謂「歸順式」。後因其部施矮九與日警衝突，林祖之遂再發動抗日。雖日軍經年累月搜捕未獲，然林派亦無所舉動。光緒二十五年日軍曾編成軍、憲、警十餘隊，分內外圍線擬一舉

掃滅北部抗日勢力；抗日軍嚴陣以待，奮戰不休，抗日軍大多潰散，以後頗感沉靜。光緒二十六年宜蘭方面義民時常暗帶武器出入於日軍、憲、警包圍搜查之中，但終不能予日軍以多少打擊，嗣後或被迫走入番界，或遠走他鄉變姓換名以度餘生；北部之抗日戰，以後竟不得再見有組織之行動。

### 鐵虎率領羣雄殺敵

中部之義民抗日，首舉雲林鐵國山，此山原名大平頂，位於林杞埔雲林坪之東，是一座天然要塞，柯氏一族居此，家長柯錢，有二子，長柯鐵，次柯合，柯鐵有臂力，善鬪，喜打不平，人以鐵虎稱之，富俠義心；及日軍侵臺，各地義民奮起抗日，舉簡義為首領。簡曾為劉永福部將，地方頗有信望，曾組織義民數百人與日軍近衛師戰於斗六，敗後與柯鐵虎合作，聚會抗日義民千餘名，文武之士濟濟一堂。光緒二十二年在鐵國山大會羣雄，祭告天地，稱天運元年，飛檄南北各地呼籲響應，聲勢大振，六月初會率義民七百圍攻南投街二旬之久。後因臺中日軍增援，遂解圍返山；六月三十日簡義自率六百義民猛攻雲林縣治斗六，翌日各地義軍增至二千餘名，日軍佐藤少佐無法把守，遁去，抗日軍光復雲林，是為臺灣抗日戰史中最光榮之一役。

各地抗日軍聞此消息，莫不興奮，彰化、北斗、員林、嘉義、埔里皆響應起義，殺死日憲兵、警察無數；後來日軍大隊集結反攻雲林，抗日軍徐徐退出，漸次回鐵國山。日軍先後圍攻鐵國山

未果，日臺中守備隊益田中佐帶步兵一聯隊入斗六街，對雲林縣各地大事屠殺，連續五天，範圍達五十餘庄，被慘殺的人民不下三萬人，為抗日史中最傷心慘目之一頁；由於無人道之慘殺，逼成人心激變，雲林縣又為抗日軍所克復；後日軍雖再攻占，於是改用懷柔手段，利用順民勸誘簡義。十月五日，簡義獨自下山歸順日本，鐵國山遂共舉柯鐵虎為總統，稱霸王；柯鐵虎勇敢果斷，眾皆悅服，誓同生死，堅不降日；軍餉糧食，悉取之於民，擔任保護地方治安工作，絲毫無擾於民。

日督樺山接獲鐵國山抗日軍聲勢浩大情報，立命大隊長太田往征；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太田率軍、憲、警數千人直向鐵國山進發。十三日日軍偵察隊過半被殲，十四日被擊退，二十五日臺中大批日援軍又至，向鐵國山總攻擊，第一、二防線漸次失守，抗日軍堅守最後之頂界線，日援軍續至，柯鐵等知無法久守，乃分散退入更深山內，以待再起，二十六日鐵國山遂為日軍所占領。

### 義軍受騙慘遭格殺

鐵國山抗日陣營瓦解後，抗日同志或化裝下山，或潛回故鄉，召集抗日同志襲擊日軍、憲、警；在光緒二十三年的二年中，在中部地區發生的游擊戰，不計其數。光緒二十五年日改調兒玉源太郎任總督，後藤新平任民政長官，改用招撫政策，誘降、欺騙兼施。十二月九日接受柯鐵虎所提條件成立和議，舉行所謂「歸順式」，日人並無履行和約誠意，柯等亦十分警戒；惟日人迫

害柯等之陰謀日趨明顯，柯鐵被迫再與抗日同志開始反日行動，但同志多分散，部下亦殊少，抗戰日趨不利；柯感局勢危急，乃於光緒二十五年冬移住打貓東頂堡竿窠林之岩窟中，光緒二十六年以病重不治身死。日軍聞柯死訊，額手稱慶；柯鐵死後，其舊日同志常出沒於北斗街、溪湖街附近，襲擊日憲警，後則退入深山之中。

林杞埔、臺中、頭汴坑等地之抗日義軍起義，則此息彼起，終無止境；光緒二十七年日總督再運用誘降故智，勸誘各地抗日首領出降，甚多抗日同志於五月二十五日同時在林杞埔、斗六、崁頭厝、西螺、他里霧、內林頭厝舉行所謂「歸順式」，典禮中即被格殺；每一會場各有數百名抗日同志皆於無抵抗中飲恨被戮，無一倖免。所餘張呂赤、張呂薊、賴福來、蔡三，四位抗日首領自始即懷疑日人之勸誘歸順非出誠意，終不允歸順，仍潛伏各處，俟機欲動，日軍大規模搜索無獲。據後傳聞，四人均相繼內渡返回故鄉，至於不肯自首之簡永壽、黃傳技，日警又藉詞捕殺之，中部之義民武裝抗日，是後不復再見。

### 十二虎南部打游擊

南部義民武裝抗日以嘉義為中心，有前山山脈、中央山脈；山中高樹聳天，荆棘叢生，人跡罕到，為南部抗日軍絕好之根據地。南部抗日軍素與中部抗日軍互通聲氣，保持秘密聯絡，每有大規模攻擊日軍之舉，必彼此響應，使日軍顧此失彼，終至蒙受重大打擊；光緒二十一年，臺灣被日軍佔領後二月，後大埔溫水溪之黃國鎮即在

家中招請李烏貓等十二人立誓對日抗戰，歃血為盟，結為異姓兄弟，號稱十二虎，聲勢大震，附近村落皆聽呼召。

光緒二十二年開第二盟會於溫水溪庄字頂厝，到會三百餘人，殺豬宰羊，盛極一時；光緒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黃國鎮率義民百餘人攻入後大埔打敗日軍，並曾響應中部義民克復雲林之役而包圍嘉義達五天之久；據守麻豆番仔山之陳發，曾向日軍詐降愚弄日軍大尉佐藤；而日督樺山乃命少佐川越統率大隊五百名攻入番仔山。然陳發早有準備，已率抗日義民及家屬退入更深之內山。

新營庄東南之大武壠為抗日首領阮振等招請同志所據守，後遭日軍總攻擊後，分散各方；南部抗日首領之一的鄭吉生聚數百義民據水底里，與各處日軍斷續作戰，在鳳山一帶以游擊戰方式與日軍角逐。

總觀南部義軍人數較眾之根據地有十餘處之多，雖各霸一方，惟彼此素有連絡，互相響應，其中尤以黃國鎮之呼召力為最大，曾打敗日軍無數次，日軍患之。彼等經常襲擊日軍、憲、警，歲無寧日；光緒二十五年日總督改用綏撫政策，以北、中部之故技在南部重演，黃國鎮「歸順」後曾受任為嘉義東堡羌仔寮庄保正，其餘抗日領袖亦相繼有「歸順」；惟各路「歸順」後與日方互相猜疑，結果「歸順」者又陸續脫出日人監視，召集同志復與日軍抗戰。光緒二十七年以後，日人又改變政策，以騙殺代綏撫，南部抗日首領及義民被騙殺者數千名之多；尤其光緒二十八年抗日軍在所謂「歸順式」典禮中慘遭格殺者，實

令人髮指。黃國鎮、林添下、阮振等三大抗日首領雖再起抗日，然因其部下被驅殺者為數甚多，力量削弱；後來阮振被日軍包圍遭捕殺，黃國鎮對日軍猛烈應戰而遇難，林亦被日軍擊斃，南部義民抗日亦暫告停息。

### 表現大漢民族雄風

臺灣義民的武裝抗日，從光緒二十一年臺灣被割讓之日起，至光緒二十八年曾歷時七年，這一民族鬪爭在全省各地普遍進行，此息彼起未嘗稍歇，其聲勢之浩大，壯烈之史蹟，驚天地而泣鬼神。萬千懷忠蹈義之士，痛心國破家亡，誓不作倭奴之順民而窺身荒谷者凡七年；生不足愛，死不足懼，威武不能屈，豈所謂「能仁能勇」者非歟！其經過值得吾人注意者如下：

(一)臺灣民主國的成立，是一系列抗日行動的開端；而民主國唯一的目的在反抗異民族的統治，人思故國，非欲自成一國，相約事成之日，重返祖國。論其性質乃屬民族鬪爭，與現代一般民族獨立運動為建立民族國家者殊；觀乎唐景崧就任臺灣民主國總統時之文告甚明。他說：「臺灣疆土，荷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雖自立為國，感念舊恩，仍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是則與前此時日之所謂「臺灣份子」別具用心者又顯然有別。

(二)「抗日」與「反日」同為謀敵的一體兩面。自古以來，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擊其氣，故漢武乘匈奴之困，親幸邊陲，威震朔方；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

。故凡欲報真仇雪恥者，必須暗中準備，勾踐臥薪嘗膽，何曾讓夫差知道；觀乎臺灣在日據初期七年的義民武裝抗日行動，則雖有計劃、有組織，且頗具規模，而面對強敵，難期成功，宜乎光緒二十六年以後數以萬計的抗日義民接受所謂「歸順」者，亦勢所必然，無可非議。而光緒二十八年以後的反日運動從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的綜合謀敵，對日人打擊之大則非日人意料所及，僅就此期武裝抗日之行動，亦雖敗猶榮。在七年漫長歲月中，勢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行動，它表現出大漢民族的雄風，發揚了中華民族堅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和「失敗了，再圖中興」的民族特性；此與同一時期滿清之昏庸頹頹，喪權辱國，對外人之卑躬屈膝和頹頹事仇比擬，實不可同日而語。而日人之背信、狡黠、陰險、狠毒，在其欺詐的「歸順式」和「集體屠殺」的報復行為中原形畢露；它留給臺灣人民的印象永不磨滅，日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漢武帝說：「齊桓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而臺胞之嫉恨日人，繼踵前修，厲兵秣馬，進行反日運動，乃是理之當然的事。

(三)臺灣在日據時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所遭受的最大不幸。因為任何一個民族都應具有充分的自由權利而不受他人的壓迫和束縛；而日本在臺灣的殖民政策，使我民族的自由受到無理殘酷的摧殘。當民族受到桎梏，必要突破現狀尋求民族的自由，其引起正面的衝突乃是必然的；況日人初入臺灣漠視民族精神的價值，對我民情風俗、歷史文化又缺乏認識；故日督樺山所採行的圍剿

政策，非特罔效，且越剿越多，愈戰愈熾，自是意料中事。繼任的兒玉改用誘騙手段，雖一時瓦解了有形的抗日武力，卻增長了無窮的反日精神；終日據臺灣的半個世紀，此一無形的抗日力量使帝國主義者無安枕之一日。「歸順式」與「集體屠殺」更加深了民族的仇恨，徒遣國際貽萬年之唾罵。

吾人試觀一八五八年英國最富強的時候吞併了印度，英國政府不敢將印度列入自己的國土，僅由維多利亞女王 (Queen Victoria) 指派總督統治印度，且由於印人之反抗而設立「國民大會」選舉印人為代表作為印度政府之諮詢機構；美國占領菲律賓以後不選派總督統治之，而於一九四六年讓其獨立，是則帝國主義尚有一絲國際正義的觀念存在，即所謂「盜亦有道」；故從日據臺灣五十年的情形看來，簡直是「無道之盜」。

如今半個世紀的黑夜已過去了四十年，它所留下來的記憶僅是從我先民身上流出來現猶未乾的斑斑血漬，以及野蠻的日本「軍閥」像豺狼般咆哮的聲音在餘波蕩漾，而換走的卻是兩個民族的仇恨以及沒有人性無恥卑鄙的污穢行為永使太和民族的歷史蒙羞。

(四)道德是用以勸人為善，戒人為惡的。但勸戒之言，只可與上智者語，不可與下愚者言，故道德有時而窮，只因為人類尚有利害的觀念在，人之性莫不就利而避害也。韓非有言：「與人成與，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與不售；人不

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於是宗教濟以天堂地獄之說；政治則濟以刑賞，刑所以嚇人，賞所以誘人，刑是人所畏的，賞是人所愛的，愛長情緒是人類心理條件。日本兒玉總督把握這一條件以獎殺的手段來對付抗日首領，當然這是抗日首領莫大的威脅，對義軍的抗日前途影響非淺，致使衆多的抗日首領慘死在漢奸走狗的屠刀之下，即所謂：「物必先朽而後蟲蛀之也。」讀史至此，非但拍案狂叫，且頻頻向風搔首，竊謂一個民族合則強，分則弱，是必然之理，衡諸甘地 (Mohandas Gandhi) 領導缺乏武力為後盾的印度人為爭取獨立所採取的「不合作運動」，曾使自認為優越的英人低頭，而印度堅強的民族意志，遂使英國讓步，終於獲得和平的獨立者，則又瞠乎遠矣。

(四)人類必有所欲，亦有所惡，人類之所欲者名利也；人類之所惡者貧賤也，人類愛名利而惡貧賤，這是事實。夫不為名利只有理想的抗日先民，釋耒荷戈，弁家庭，捐妻子，拒亂命，奔走於疆場之上，為民族復仇，為後人造福，大節凜然，大義昭然，斯聖賢之道，固人皆可期為聖賢，但非人人皆能成爲聖賢。

凡人則權輕重、較短長；日軍登陸臺灣後，抓住人類這一弱點，利用名利誘人入彀，漢奸順民出賣同胞委質求榮不以爲愧，甚至爲倭奴草勸進，說符節，甘作鷹犬，何嘗非日軍用以打敗抗日軍之有利工具；而民族敗類假抗日軍名義向富戶勒索，其騙劫行爲，斷絕義軍的補給來源，對於民族抗日行動，何異助敵以力，贈盜以糧。

(六)一般軍事家用兵之法，不外先計強弱，知彼知己，當圖萬全，此戰陣之道也。臺灣孤懸海外，義民之抗日行動，缺應敵之具，無隔宿之糧，軍寡援絕，唯一憑藉者爲義軍所抱定的犧牲決心仗死拼鬥；終究是寡衆懸殊，苦戰力蹙，人力、物力那堪長期的消耗。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且退一步則失一步，避一則少一地，而日軍可以繼續不停的增援。彼時又正是其明治維新以後國力步入富強的頭峰時代，偌大的中國，有李鴻章經營了二十年的北洋艦隊，在甲午一役尚且幾乎是全軍覆沒，地小寡民的臺灣，是難期必勝的把握。用素未精練之義軍以當藉戰勝之勢而來的新銳難抗之敵，以零星之卒角逐於血肉之林，苟非大勇者，誰能爲之。我抗日先民不計成敗，軋俱見危授命之心，誓師慷慨，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知其必死而勇於就死，這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抱負，正是民族道德的力量與正義的勇氣。無苟全之念，有決死之心，忠義豪邁之氣，發揮了中華兒女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

每一個民族都應有其獨立生存的權利，這是不容任何人加以損害和剝奪的，當民族生存受到威脅的時候，全民族的份子都會齊心合力對民族的敵人加以徹底的打倒和消滅；爲了要達到民族生存的目的，甚至犧牲自己的自由和性命亦在所不惜，這是一種民族、一個國家存在的根源，雖敗可以復立。近代史上的中華民族的確是多難的，多難的民族不足怕，多難可以興邦；臺灣在日據時期正是民族的生存受到壓迫和威脅，版圖破碎，全省同胞莫不爲國恥而奮鬥、而努力，非至

於河山光復不能停止其靈取救亡的運動，乃是理之當然；七年的義民抗戰固未能將日人驅逐出境，然終使日本對我民族精神的力量重新估價，不得不改用懷柔政策；由於這一政策的施行，遲滯了日人治臺之「皇民化」運動所加以臺灣五百萬中國人之虐待和痛苦；誠然，在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抗強力之時，老子的話「柔弱勝剛強」是有用的。因此，臺灣在光緒二十八年以後的反日運動是成功的民族鬪爭，它可以消極地以減少帝國主義的作用，積極地買舟內渡參加國父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和爲期八年的中日全面抗戰。然而，過去是未來之母，過去臺灣義民對國家民族忠義奮發之舉功，非特足以矜式鄉邦，而其所表現的永恒價值，更肯定了中國國家民族在未來的歷史上有繼續存在與發展的絕對性。祇要我們這輩子孫能夠認識這些永恆價值的可貴，保存而珍重之。而今臺灣早已光復，帝國主義者也屈膝消逝，緬懷先烈，但悲不見九州同之念，天地悠悠，黯然神傷，殆完人也，浩氣長留人間，垂範後世。

###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國外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爲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臺幣捌百肆拾元（折合美金貳拾壹元連郵費在內），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省錢省時、更省事。